



▲《磨喝乐》
(宋)

这是典型的宋代磨喝乐，雍容华贵的少妇手持莲叶风姿绰约，意在莲生贵子、和和美美。肥大的衣裾使其曲线轮廓更加丰满富态，尊贵高雅，是宋代贵族妇女的形象。



▲《金童玉女》
(宋)

人见人爱的金童玉女永远是人们喜爱的主题。女孩通高19.2CM，脸阔额宽，眉细眼小，梳双分髻，一袭碎花连体襦裙上打着4个蝴蝶结，这是达峰最爱的藏品之一。

▼《通身释金磨喝乐》
(宋)

这尊磨喝乐通身释金，做工精妙，刀法绝美，衣着得体，一副憨厚祥和的神态。这尊通身贴金的塑像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无缺、无损极为罕见，即便在国家级博物馆里也可为镇馆之宝。



▲《磨喝乐》
(清)

这是一枚清代磨喝乐，它传承了宋元主题，从服饰到发髻，从造型到面部表情，再到手中拿着的荷花，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发展和变化。宋元时多拿荷叶，而明清时逐步改拿莲花，但合和美满，莲生贵子的主题寓意永远不变。



“磨喝乐”是宋元时期人们祭祀求子用的泥塑土偶，如今已是一种喜闻乐见的大众收藏。但是，唯其喜欢，才能真正进入，并持久深挖。达峰正是对磨喝乐从喜好到收藏再到深入研究的“藏者”。

Happy Mahoraga 欢喜磨喝乐

文/本刊记者 刘园 图/赵文杰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自从15年前第一次触碰，达峰便与磨喝乐这种略显冷僻的收藏黏在了一起。近万件系列藏品，磨喝乐文化博物馆，这些都已经成为达峰生命的一部分。

从爱好进入收藏

在达峰记忆中，家乡的漳河曲曲弯弯，比天津的海河宽。一脸菜色的民间艺人在秋日下拖着长长的背影，背着筐，推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从河的远处一路走来一路吆喝：“一个泥模，两把柴禾。”

“泥模”是指泥捏的小人，“柴禾”则是从柳树底下拣来的枯枝丫。这种几近原始的交易，是达峰和小伙伴们的乐事。

艺人并不常来，孩子们的能力也有限，一手交泥模一手交柴禾的活动也很难皆大欢喜。尘埃落定后，达峰发现大家有了“唐僧”没有“孙悟空”、有了“刘备”没有“关云长”。追出村口，唯见那个渐行渐远的身影。

为了唐僧师徒不再流离失所，为了桃园结义不再有名无实，大家开始在没有阳光直射的屋檐下自己动手做泥人。挖地尺余，刨出红黏土，用毗牙咧嘴的烂盆子盛放井水，然后随心所欲，在大青石上做出各色人等，阴干、铺柴、覆土、点火……

多年以后，达峰发现，孩提时代的杂耍竟成了自己毕生孜孜不倦的追寻。从爱好“泥模”进入收藏磨喝乐，多年来，达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搜集到磨喝乐藏品万余件，其中不乏精品孤品，历史断代跨越几千年。档次和数量，在国内外公私博物馆都十分罕见，很多件藏品都可以填写历史空白。也因为专注和痴迷，达峰受到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并得到张仲、冯骥才等多位先生的指点和教诲。

从一到万的执著

磨喝乐通常体积小，多为陶土制作，不易久藏，传世极少。近些年随着各地基建动工，磨喝乐偶有发现，每次发现都叫人们大开眼界。

“那是15年前的一个黄昏，老同学从开封打来电话，说当地河道工地出土了一批古代小泥人残片，随手拣了些，留给了我。”达峰随即买了车票，连夜前往。翌日清晨，达峰见到了那些支离破碎的残骸，同时得知更多更加完整的“小泥人”已经被人瓜分，星散坊间。

在老同学的引荐下，达峰逐一走访那些“藏者”，并在随后的两个月里，硬是挤进他们的工棚，成为他们的一员。

“我用他们熟悉的语言，消除他们的疑虑；用他们世代相传的生活习俗，缩短跟他们的距离。”直到随身带去的两年积蓄全都转入他们的衣袋，那些有前胸没后背、断胳膊缺腿的“小泥人”终得随达峰返津。那段时间，达峰瘦了5公斤。

经过大半年的收拾，那些灰头土脸的“小泥人”渐显真相，个个变成千姿百态的“磨喝乐”，其中一对甚至还是人见人爱的“金童玉女”。美中不足的是，男孩是阳模，女孩是阴模，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珠联璧合。

后来，达峰得到一个线索，立马赶往目的地。区区120公里的京津唐高速，因为堵车足足走了七八个小时。到达现场，达峰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小泥人”尽被另一个买主收入囊中，“对方一口回绝我的央求，给他多少钱都不干！”

缘分这东西，说来也怪。今年初夏，达峰在天津古玩市场的地摊上意外发现了那几个因为堵车而错过的“小泥



▲达峰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磨喝乐“碎碎念”，藏者和藏品之间的沟通，超越语言。

人”，“那一瞬间，我真是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虽隔6年，“小泥人”的身价已涨百倍，但达峰还是掏空钱包，当即买下。“至于它们上回离我而去的沉浮颠沛，我一点也不关心。我只知道，最想得到的那个男孩的阴模，那个女孩的阳模，就在那几个‘小泥人’里，这就够了！”

不仅这对“金童玉女”，达峰的每件磨喝乐藏品，都可以讲出长长的故事，这些五味杂陈的故事，让达峰深切地体会到“收藏”之意。达峰说，“我爱‘磨喝乐’，爱的是它的平易而非它的高贵，所以能敝帚自珍，与其长相守，毋嫌弃。”他有和磨喝乐絮絮叨叨的习惯，每每夜深人静，达峰总爱独自一人，席地坐在磨喝乐中间，一边对视，一边用心聆听它们的倾诉，“听它们告诉我许许多多闻所未闻的往事。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有一双小手，掰开黏土，和上井水，然后搓呀揉啊，捏出人形，再阴干，放入地坑，铺柴、覆土、点火……”

链接

“磨喝乐”源于古印度传说，原为佛教人物，亦称“摩睺罗”、“魔合罗”或“罗睺罗”，即释迦牟尼的儿子。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形象经过汉化，演变成手执荷叶、天真烂漫的小儿模样。七夕这天，富裕人家会在中庭摆上雕制的楼阁，饰金装彩，把磨喝乐放置其间，表示崇敬；普通百姓也纷纷到街市购买磨喝乐，放在家中虔诚供奉。天津地方文化大家张仲先生曾对磨喝乐源流嬗变进行过令人信服的梳理，他认为，磨喝乐的“求子”理想，明清以后直接传衍的线索是天津天后宫的“娃娃哥哥”，并认为所有年画的娃娃戏（娃娃样）都与磨喝乐有着延绵不绝的文化血缘。